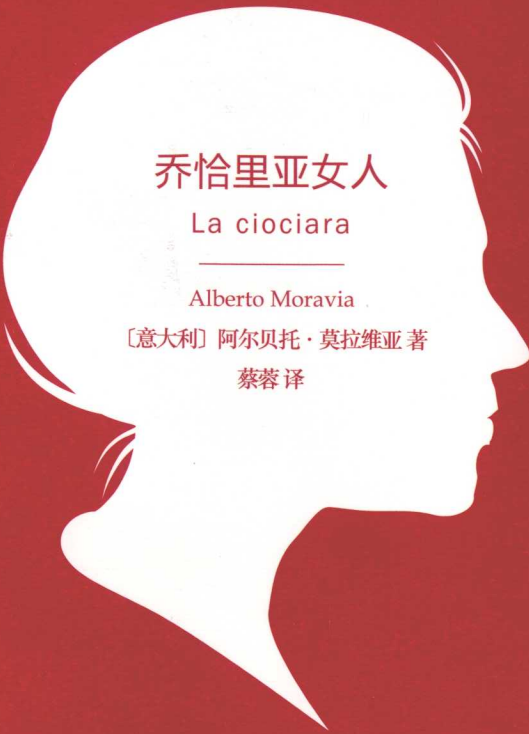


莫拉维亚作品 · 长篇小说



乔恰里亚女人

La ciociara

Alberto Moravia

〔意大利〕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著

蔡蓉 译



译林出版社

乔恰里亚女人

La ciociara

Alberto Moravia

〔意大利〕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著

蔡蓉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乔恰里亚女人 / (意) 莫拉维亚著; 蔡蓉译.
—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3
(莫拉维亚作品)
ISBN 978-7-5447-4602-1

I. ①乔… II. ①莫… ②蔡… III. ①长篇小说—意大利—现代 IV. ①I546.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3) 第256400号

书 名 乔恰里亚女人
作 者 [意大利] 阿尔贝托·莫拉维亚
译 者 蔡 蓉
责任编辑 陆元昶
特约编辑 杨 莉
原文出版 Gruppo Editoriale Fabbri, Bompiani,
Sonzogno, Etas S.p.A., Milano, Italia, 1994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1号A楼, 邮编: 210009
电子信箱 yilin@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www.yilin.com>
印 刷 北京鑫海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 张 13.375
字 数 256千字
版 次 2014年3月第1版 2014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4602-1
定 价 38.00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中译本序

魏怡

一九四三年九月的一天，莫拉维亚正在罗马的西班牙广场上散步，遇到了一位驻罗马的匈牙利新闻记者。这位朋友说，他已经被法西斯列入了所谓“颠覆者”的名单。为了躲避追捕，莫拉维亚与艾尔萨·莫兰泰（Elsa Morante）离开罗马，开始了九个月的逃亡生活。《乔恰里亚女人》正是以一九四三年九月到一九四四年五月德国占领期间，作家夫妇在罗马南部的丰迪地区躲避战乱的经历为背景写成的。

据莫拉维亚说，他在刚刚完成《罗马女人》的时候，也就是一九四六年，就已经开始着手写《乔恰里亚女人》了。但是，对任何重要历史事件做出评价，都需要必要的时间距离。因此，小说的写作在完成了八十页后被迫中断。直到十年以后，作家才重新开始写作《乔恰里亚女人》，并在一九五七年将其完成。

故事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确切地说是在一九四三到一九四四年间。英美联军在意大利南方登陆，开始向北方

进发，以便解放整个意大利半岛，而德国军队则在节节败退。小说的主人公切西拉是乔恰里亚地区的农民，年轻的时候嫁给了一个比她年长很多的商人，他在罗马经营着一家食品店。切西亚结婚并非为了爱情，但始终是一个忠诚而善良的妻子。丈夫去世了以后，她独自经营商店，并从事黑市交易，继续过着富裕的生活。后来，由于饥饿和战争，城里的生活变得非常危险。切西拉和女儿因此远离罗马，逃到了丰迪附近的农村，那里靠近切西拉的故乡。切西拉是一个坚强的女人，乔恰里亚的出身使她不会在困难面前失去勇气，而是通过自己的行动去寻找摆脱困境的出路。

切西拉的女儿叫罗赛塔。她生活在母亲的羽翼之下，善良而纯洁，同时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不过，她的这种“纯洁”来源于社会经验的缺乏和过度的天真。假如不是遭受了联军中摩洛哥士兵的强暴，她永远也不会成为小说中一个重要的角色。突如其来的巨变与心灵的创伤，迫使姑娘迅速地成长起来，甚至放任自流，变成了一个妓女。

米凯莱是两个女人在山里认识的一个年轻人。他从大学文学系毕业，非常有学问，而且上过一段时间的神学院。米凯莱是一个坚定的反法西斯者，对自己的想法贯彻始终。他认为战争是野蛮的，并公开地在所有与他持不同意见的人面前表明自己的立场。米凯莱非常喜欢切西拉和罗赛塔，经常和她们待在一起。盟军进攻时，一队从前线撤退经过的德军企图要罗赛塔为他们带路，为保护罗赛塔，米凯莱换下了她。

随后，米凯莱被这群纳粹分子杀害，但是，他永远留在两个女人的心中，因为他给她们上了人生重要的一课。

这部作品被作家称为“反映抵抗运动”的小说。莫拉维亚希望通过这部作品展示战争的悲剧。战争是残酷的，这不只是因为它带来了贫穷和死亡，而尤其是因为它突然而至，打乱了人们的生活，而且任何人都无法逃脱。战争使任何规则都不复存在。即使是最善良和宽容的人，为了生存也会失去这些品质，变得自私和肆无忌惮。他们首先会去偷窃，或者由于饥饿和自身的其他需要而利用他人；然后，这种品质就会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而一切都会化为暴力。之所以会发生这一切，是因为人是脆弱的，在处于类似境地时没有勇气抗争。了解到这一切的人（在米凯莱帮助下，切西拉也理解了这个道理）将继续生活下去，尽管她永远不知道为什么要活。

本书以第一人称写成，是莫拉维亚继《罗马女人》之后第二部以第一人称手法写成，而且以平民女性为主角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所使用的语言与主人公本人的经历相当接近，因此听来清新自然。她讲话的方式，以及对任何事情做出判断时的口气，也完全是正在讲话的这个女人所特有的。而在《罗马女人》中，女主人公的声音却时常与作者的声音重叠在一起。

除此之外，该作品被认为是一部“大合唱”式的著作。在山中生活的这段时间里，三位主要人物的周围汇聚了形形色色的其他人物，包括从城里来的难民、当地的农民，以及

偶尔闯进他们生活的交战双方的士兵，等等。所有的人物，无论主角还是配角，都具有自己独特的生活经历和人生轨迹，又都以不同的方式经历着这场残酷战争带来的苦难。不时传来的战争的消息，以及变换的季节与天气，也成为这场“合唱”不可或缺的背景与陪衬，使得战争的画面显得越发丰富、真实，而且感人。

一九六一年，《乔恰里亚女人》被著名导演维多里奥·德·西卡改编为电影，这部影片获得第三十四届奥斯卡奖的最佳外语片奖，而扮演切西拉的索菲亚·罗兰也因为其精湛的演技获得了最佳女主角奖。该片的英语版名为“两个女人”（*Two Women*）；中央电视台播出时，改名为“烽火母女泪”。

二〇〇五年，《晚邮报》所作读者调查认为《乔恰里亚女人》是意大利战后最优秀的小说。

《乔恰里亚女人》被认为是莫拉维亚继《冷漠的人》之后另外一个创作巅峰，也是他以生活在社会底层的普通人为主角创作的一系列文学作品（《罗马女人》《罗马故事》《罗马故事新编》《乔恰里亚女人》）中重要的作品之一。在此之后，作家的小说创作又重新回到了以资产阶级家庭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为中心的道路上。

第一章

啊，当我离开我的家乡，来到罗马当新娘的时候，那是多么美好的时光！你们当然听过这样一首歌谣：

乔恰里亚的女人当新娘，

有人送细绳，有人送鞋子。

我把我的一切都献给了我的丈夫，细绳和鞋子，因为他是我的丈夫，他把我带到了罗马，我当时很高兴来到这里，却不知道正是在罗马，厄运降临到我的头上。

我长着一张圆脸，一双大大的、黑黑的、有点儿发呆的眼睛，浓黑的头发长到齐眼处，梳成两条粗绳子似的辫子。我的嘴唇像珊瑚那样鲜红，我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两排整齐紧凑的洁白的牙齿。我当时身强力壮，头顶戴上垫圈，能顶上五十公斤的东西。我的父母都是农民，但是，他们给我准备了体面的嫁妆，就像给一个贵妇人准备的似的，都是三十件一套：三十条床单、三十个枕套、三十条头巾、三十件衬衫、三十条短裤，都是质地细腻的毛料和妈妈用织机纺出来的布

料。有些床单还是绣花的，上面有许多美丽的刺绣。我还有很贵重的红珊瑚项链、金耳环和红珊瑚耳环、镶着红珊瑚的金戒指，还有一枚镶红珊瑚的金别针。除了这些，我还有祖传的金首饰，还有一枚可以别在胸前的纪念章，上面有一只非常美丽的浮雕宝石，雕了一个牧人赶着一群羊。

我的丈夫在台伯河畔大街五号小巷，经营一家小食品店。他在店铺上面租了一小套房间，从卧室窗口伸出身子，我可以用手指触摸牛血般鲜艳的招牌，上面写着“面包和点心”。小套间有两扇窗户朝向院子，两扇窗户朝着大街，一共有四个小房间，狭小而且低矮，但我把它们布置得井井有条，有些家具是从鲜花广场买来的，有些是家里祖传的。卧室整个布置一新，仿木的镀铜大床，绘着图案，床头装饰着花束花环。

大厅里装有一张漂亮的细木沙发，铺有花卉图案的布套，两张同样质地、铺同样布套的小沙发，一张吃饭用的圆桌子，一个餐具柜，里面放着用来装水果的、带鲜花图案的镶金边细瓷盘子。

我的丈夫每天一早就下楼上店铺去，我留下整理房间。我清刷，擦洗，掸灰尘，打扫每个角落和每样东西。清扫完毕之后，家里亮堂得整个就像一面镜子，柔和、宁静的阳光从挂着雪白窗帘的窗户投射进来，我打量着屋子，看见它们整理得那么整齐、洁净，所有的东西井井有条，心中不禁升起一种说不出的高兴。啊，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是多么美好！这家跟任何人无关，也没有任何人知道它，我就靠打扫

和整理它来安度一生。清扫以后我就穿衣服，仔细地梳头，提上篮子到市场去采购。市场离家只有几步路，我在货柜间转悠一个多小时，主要不是为了采购什么，因为货架上的大部分东西，我们的小店里都有，我只是什么都看看，水果、蔬菜、肉、鱼、蛋。我对这里的一切都了如指掌，我喜欢计算价钱和赚头，估价质量，发现卖主的欺诈手法和伎俩。我还喜欢讨价还价：拿起东西掂掂分量，把它放还原处，然后又回来讨价还价，最后，我什么也不买。那些卖主中有人向我献殷勤，向我暗示他会送给我免费的东西，只要我顺从他，然而我让他很快明白，我跟那一类女人毫无共同之处。我一向傲慢，一点儿小事就会让我发火，气得热血直往脑门上冲，幸运的是，女人不像男人兜里揣着刀子，否则，我也可能会杀人的。

卖主中有一个最使我讨厌的人，死乞白赖地纠缠着我。有一天，他竟要硬行塞给我什么东西，我拿起一根大别针，在他后面紧追不舍，幸亏警察出来干预，否则我就把大别针戳到他的脊梁骨里去了。

我情绪饱满地回到家里，把做汤的水烧上，放进香料、几块骨头和几片肉，随后就很快下楼到店铺去。我在那里也很愉快，我们什么都卖一点儿：面食、面包、大米、干豆、罐头、酒和油。我站在柜台后面就像一位女王，手臂光裸到胳膊肘，胸前别着那枚带有浮雕宝石的纪念章。我拿东西过秤，用铅笔敏捷地算账，再用一张黄纸把东西包裹起来，递给顾

客。他，我的丈夫，动作就比较缓慢。说起我的丈夫，我忘了说，我跟他结婚的时候，他已经几乎是个老头，有人说我跟他结婚是为了有利可图，不错，我从来就没有爱过他，但是上帝可以作证，我一直是忠于他的，尽管他却谈不上忠于我。他是一个有自己主见的男人，可怜的家伙，他最大的主见就是，以为别的女人都喜欢他，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他长得肥胖，但并不是健康的肥胖，黑眼眶的眼睛里布满血丝，一张蜡黄的脸，就像涂抹了一层烟草屑。他脾气暴躁，内向，粗野无礼，谁跟他有不同意见就得倒霉。他时不时地离开店铺，我知道他去找某个女人了，但我敢发誓，如果他不给钱的话，女人们是不会顺从他的。要知道，有钱就有一切，金钱甚至能诱使一个新娘撩起裙子。当他心情愉快甚至热情、彬彬有礼时，我马上就明白，那是他的欲望得到了满足。相反，他找不到女人的时候，就变得情绪阴沉，对我没有好气，有时甚至打骂我。有一次，我对他说：

“你如果需要，就去找妓女吧！可你别碰我，否则，我就离开你，回我的老家去。”

而我不愿要情人，尽管我已说过，有许多人追求我。我的全部兴趣都投入家庭和店铺里，我生了女儿以后，整个兴趣就放在我的女儿身上。爱对于我来说已无关紧要，甚至，也许可以说，由于我的丈夫是那样的苍老和难看，爱已几乎让我讨厌了。我只想安安静静地生活，我什么也不缺少。再说，不管发生什么事情，女人应该忠于丈夫，即便男人就像我的

丈夫那样不忠于她。

几年以后，我的丈夫再也找不到顺从他的女人，即便用钱也找不到了，于是他变得难以令人忍受。好长时间我没有跟他做爱了。后来，也许是因为没有女人的缘故，他重又纠缠住我，想强迫我跟他做爱，但不是像丈夫跟妻子那样，而是像妓女跟她们的嫖客之间那样，譬如说，他揪住我的头发，让我用嘴巴吮吸他那个东西，这是一件我从来不喜欢干的事情，即便是我头一次作为新娘来罗马的时候也不愿意干的，当时我曾经觉得自己这样幸福，以致我几乎以为我爱上了他。于是我对他说，我再也不愿意跟他做爱，不管是像新娘那样，还是像妓女那样。他第一次揍我，竟打得我鼻血直流。后来他见我态度坚决，就不再纠缠我，不过开始恨我了，并且用各种方式折磨我。

这一切我都忍受了，但骨子里我也恨他了，不愿意再看见他。我在忏悔时，把这一切都向神父坦白了，总有一天，事情会闹得不可开交的。这位神父倒确实是个真正的神父，他劝我任劳任怨，向圣母倾吐我的全部痛苦。就在这个时候，我雇了一个小女孩干家务，这个叫比采的姑娘才十五岁，是亲戚给我推荐的。她还几乎是一个小女孩，我丈夫却开始盯住她了。当他看见我忙于应酬顾客的时候，就离开店铺，疾步登上楼梯，溜进厨房，像一头狼似的向她扑过去。这一次我教训了他，要他别再打扰比采。可是，他却屡教不改，继续纠缠比采，我把她辞退了。他因此更加变本加厉地恨我，

他开始叫我乡巴佬：

“乡巴佬回来了吗？……乡巴佬在什么地方？”

总之，这真是名副其实的折磨。当他得了重病的时候，说心里话，我几乎觉得浑身轻松自在了。不过，我还是实心实意地照顾他，就像丈夫生病时应当照顾的那样。谁都清楚，我不再照顾店铺了，整日价守在他身边，甚至连觉都不睡了，末了，他死了。于是我重又体验到差不多是幸福的感觉。我有店铺，有套房，有一个天使般的女儿，确实，我对生活再也无所求了。

一九四〇、一九四一、一九四二、一九四三，那些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年代。当时正在打仗，这是真的，但我对战争一无所知，我心里只有我女儿，因此什么对我都无关紧要。如果他们愿意，就相互残杀好了，用飞机、用坦克、用炸弹，对我来说，只要保住店铺、住宅就够了，就像我当时那样。实际上，我对战争所知甚少，因为，尽管我会算账，也会在一张明信片上签字，但说老实话，我认不了多少字；报纸我也看，但只关心黑幕新闻中的凶杀案件，而且还是让罗赛塔给我读报。德国人、英国人、美国人、俄国人，对我来说，就像俗话所说的，屠夫、杀手，都是一丘之貉。光顾店铺的军人们说，我们在那个地方要打胜仗，我们要开赴这个地方，我们将会如何，我们将干什么，我就告诉他们，对我来说，只要店里生意好，什么都行。

我的生意确实不错，虽然当时实行那个讨厌的配给制，

罗赛塔和我几乎整天手里拿着剪刀忙乎，好像我们是两个裁缝，而不是掌柜的。由于我精明能干，店里生意不错，我在过秤的时候，总能赚一点儿，另外，因为实行定量供应，我们也做一点儿黑市生意。罗赛塔和我不时地关上店门，到我的家乡或附近别的地方去。我们带上两个空的大纸板箱子，然后满载而归，什么都带一点儿：面粉、香肠、鸡蛋、土豆。我买通了警察，因为他们也饿着肚子，这样，我偷偷卖出的东西，要比公开卖出的多。

一天，有一个警察打算讹诈我。他来到店里，对我说，如果我不跟他做爱，他就告发我。我不动声色地对他说：

“好吧……你稍晚一点儿到我家里来。”

他脸红了，好像被打了一下似的。他什么也没说就走了。在约定的时间，他来了，我让他跟我去厨房，我打开一个小盒子，抽出一把刀子，突然指着他的脖子说：

“你要告发我，但我先把你宰了。”

他大惊失色，急忙说，我发疯了，他只是开一个玩笑而已。他又补充说：

“你难道不是和其他女人一样吗？你不喜欢男人吗？”

我回答他说：

“这些事情你该去对别的女人说……我守寡，我开了这店铺，我心里只有店铺……对我来说，爱已经不存在了，你好生记住我的话。”

他没有马上相信我的话，有一段时间他继续向我献殷勤，

不过态度倒是毕恭毕敬的。而我却是说了大实话。罗赛塔出生之后，也许在此之前，我对爱情就不再感兴趣了。我就是这么一个人，我从来不能忍受别人碰我。如果我的父母当年没有为我定亲，我相信今天我可能还是母亲造就我的样子。

外表是不可信的，因为尽管我个子矮了些，随着岁数的增长，我胖了些，但我脸上的皮肤细腻，没有皱纹，一双黑黑的眼睛，牙齿雪白，我是讨男人喜欢的。那段时间，就像我说过的那样，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年头，数不清的男人向我求婚。但我知道，他们是被店铺和房子所吸引，连那些一本正经地爱我的人也不例外。也许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这一点，对于他们来说，店铺和房子比我更有吸引力，他们自欺欺人。但我有自己的判断，我想：

“为了店铺和房子，我难道会委身于任何一个男人……为什么他们就与我不一样呢……我们都是用面喂大的人。”

我不说他们是富人，但至少应当是小康人家。然而不是，他们是一些失意的人，一眼就看得出来是急切需要结婚的人。那不勒斯安全部门的一个家伙，比别人装得更像坠入情网的样子，竭力地诱惑我，对我无比殷勤，甚至以那不勒斯方式叫我“切西拉太太”。我一针见血地对他说：

“看看，如果我没有店铺和房子，你会对我这么说话吗？”

那人至少还是明白的，他笑着回答：

“可房子和店铺你已经有了。”

的确是这样，不过，他直言不讳，因为我已经破灭了他

的任何希望。

战争在继续进行，可我并不关心。电台在歌曲之后播送战情公报的时候，我对罗赛塔说：

“关上，关上那收音机……这伙瘟神，都是些妓女的杂种，他们想厮杀就相互厮杀吧，我可不愿意听这些事，他们打仗跟我们有什么相干？……他们不征求穷苦人的意见就那么干起来，穷苦人反倒要离乡背井，所以，我们这些穷苦人不关心这些事是天经地义的。”

不过，话又说回头来，应该承认，战争对我是有利的。我越来越多地做高价的黑市生意，越来越少地按政府规定的价格做门市生意。那不勒斯和其他城市开始挨炸的时候，不断有人来对我说：

“我们逃吧，他们会把这里所有的人都杀光。”

而我回答说：

“他们不会来罗马的，因为罗马有教皇……再说，如果我走了，谁来照看店铺呢？”

我的父母亲也从乡下写信给我，要我上他们那里去，但我拒绝了。罗赛塔和我越来越频繁地带着箱子下乡去，然后又带着我们弄到的东西返回罗马。乡下的物品丰富，可农民不愿意把东西卖给政府，因为政府压价很厉害，他们等我们这些跑黑市的人，按市场价格来收购。除了箱子装得满满的，我们还把许多东西藏在身上；我记得，有一次回罗马，我把几公斤的香肠缠在裙子里的腰带上，看起来像怀了孕似的。罗

赛塔把鸡蛋藏在胸前，后来，把它们拿出来时，都是热乎乎的，就像母鸡刚刚下出来的一样。

然而，这样的长途跋涉是很危险的。有一次，在弗罗西诺内附近，一架飞机向火车进行射击，火车在旷野停了下来。我让罗赛塔下车，躲在壕沟里，而我没有下车，因为我们的箱子里都装满了东西，车厢里有些家伙的面孔让人不放心，一只箱子很快就给偷走了。于是，我躺在座位之间的地上，把座位的垫子放在身上和头上，罗赛塔和其他人下车，躲在壕沟里藏身。飞机射击了第一遍以后，在空中转了一圈，又折回来射击，它在停靠的火车上空低低地盘旋，飞机的引擎声震耳欲聋，机关枪的扫射声就像下雹子一样。然后，它飞远了，一切又恢复了平静。所有的人回到了车厢，火车又启动了。那一次，他们向我展示了那些像手指一样长的子弹。有人说是美国人，有人说是德国人。但我对罗赛塔说：

“你应该给自己准备嫁妆了，士兵们要从前线回来的，不是吗？而打仗的时候，他们整天价地开火，想方设法残杀……得了，我们也该结束这趟买卖回去了。”

罗赛塔什么也没有说，只是说我到什么地方她就跟我到什么地方去。她的性格温柔，跟我大不一样。天晓得，如果世界上有天使的话，那便是她。

我总是对罗赛塔说：

“你祷告上帝，让战争再延长两年……那样，你不仅可以置齐嫁妆，而且会变成富人。”